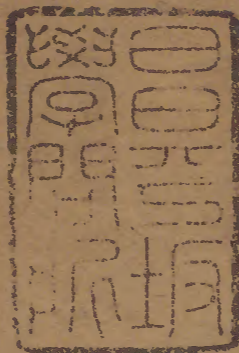


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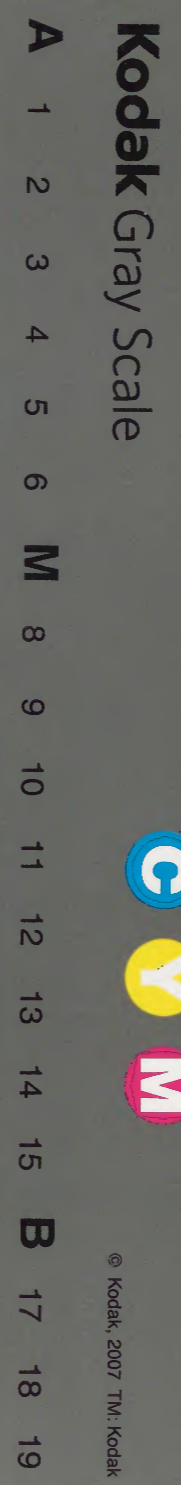
列十八至二十



漢書門類			
五〇三〇	四三〇	四三〇	四三〇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五〇三〇	四三〇	四三〇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漢	5030
冊數	41 (26)
函號	280 3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第十八

向雄

御撰

淺草文庫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
 郡為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
 人咸為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
 毅為太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
 雄為都官從事會死無人瘞歛雄迎喪而葬之文帝
 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
 不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
 王法何雄曰昔者堯舜臨刑埋屍之流朽骨當時豈

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
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
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此
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也
黃門侍郎時吳奮劉凱
交言武帝聞之勅雄人
毅再拜曰向被詔命丑
而大怒問雄曰我令卿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
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內
今王詠既加於法已備雄
於上教亟於下何必使雄
雖枯骨而捐之中野為將
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
俱為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
使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請
臣義絕如何於是即去帝聞
後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
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
臣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

復為君臣之好帝從之
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
侍中又出為征虜將軍
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
者少齊王卧在京邑所
固諫特旨起而徑出遂
將軍

如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
威寧初入為御史中丞遷
原初為河南尹賜爵關內
江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
且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
以卒為臣惠帝世為護軍

段灼

段灼字休然義舉
少仕州郡稍遷

王著無果宜有本辯
變之破蜀有功封關

內侯累遷議郎武
將軍鄧艾心懷三
三族之誅臣竊懼
恭功伐善而不能
故莫肯理之臣敢
田掌犢人宣皇帝
職處內外之官據
明宣皇帝之知人
王經困於圍城之
幾非國家之有也
先帝以

疏迨運艾曰故征西
之名平定巴蜀而受
之反也以艾性剛急
犯雅俗失君子之心
以不反之狀艾本屯
之中顯之於宰府之
在輒有名績固足以
之役官兵失利刺史
二州危懼隴右慄慄
憂重慮思惟可以安

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
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
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
雨又為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
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
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
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
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末馬懸車自投
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
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艾固足以彰先帝之善

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
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
安社稷雖違常科有谷古義厥心之罪事可詳論故
鎮西將軍鍾會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
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
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
誅之後艾叅佐官屬部曲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
破壞櫛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
非小事若懷惡心即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
衆不聞艾有惡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
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
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為痛哭者良有以也陛
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叙用聽艾立後祭
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夫人傷子胥之冤酷
皆為之立祠天下之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
可聽文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
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寃
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
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灼
後復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園圍而攻之有不克者此天時
 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
 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歟口之王者非不先推
 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
 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
 廣其義舜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
 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難姦雄屢起攪亂衆心
 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以為陛下當深
 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
 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

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吐九 而先周文以刑于寡

妻為急明王聖主莫不生九親後疏自近及遠臣以為
 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
 州征足任者五以上悉遣之國為選中郎傅相
 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不其國繕脩兵馬廣布恩信
 必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
 地為晉魯衛所謂盤石之宗天下服其疆矣雖云割
 地譬猶囊漏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疆大自
 可豫為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
 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

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宋虛東之疑外有諸侯九國之疆故不敢動搖於今之宜諸侯遷大是為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以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間者為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揉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在於骨肉疏絕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監在於夏后去事之誠誠來事之鑒也又陳曰昔伐蜀易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

重報五千餘人隋文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通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俟如州郡雖下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於甘餌勇夫死於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愛匕首振於秦庭吳刀耀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致怨由來久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滅人君工其儀一兮臣以為此等宜蒙

爵封灼前後陳事雖自
省覽然身微官孤不見進序
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
遣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
符守境試用無績沉伏
數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
下弘廣納之聽諫狂夫
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問干
忤之愆天地恩厚於臣
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
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
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
戚然之憂非懷德也其
意在於不忘光君榮親情所
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
憚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
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
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
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
世值
于之時而不能垂功

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
聖明之君而延悴羸
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於地
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
親早亡隕兄弟並凋喪
孝敬無復施於家門此臣之
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
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
以為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
臣之恨五也慙日月之
所養愧昊蒼而無報此臣之
所以懷五恨而歎息臨
歸路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
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
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
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
見仙芝萐莆未生麒麟未
游乎靈囿皇未儀
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
敢華言而為佞者也昔

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成卒妻敬上書諫曰陛下取
天下不與成周回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為不侔於
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為劉氏又顧謂陸賈曰
為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
書述叙前世成敗以為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
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
之寬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
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為未亦竊有所勸焉
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
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為
相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天下諸侯
朝覲者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
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非天所與
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
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眾受禪於靡波而自以
德同唐虞以為漢獻即是古之堯自謂即是今之舜
乃謂孟軻孫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
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曉
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新集之
魏欲以同於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

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群臣莫有諫者
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
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
衆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
由此言之孫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後
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
虞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於昔魏文矣故宜資三
以彊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
以蜀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世姦雄之所闕闕逋逃之
所也而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

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
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猶以為譬如抱火厝於積
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不
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臣之悽悽亦竊願居安思危
無曰高高在上常念臨深之義不忘履冰之戒盡除
魏世之弊法綏以新政之大化使萬邦欣欣喜戴洪
惠昆蟲草木咸蒙恩澤朝廷詠康哉之歌山藪無伐
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下自初踐祚發無
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諂諂之臣以明好直
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結舌祥瑞

亦曷由来哉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
聖臣真義在於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未信而言敢
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傳陳
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議者
之難凡五事以聞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故事
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
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愍臣狂直無
使天下以言者為戒疾痛以篤退念桑梓之詩惟狐
死之義輒取長休歸近以顧瞻宮闕繫情皇極不
勝丹款遣息頴表言其一臣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

典惡有罰也戒在刑書上自去古下洎秦漢其明王
霸主及亡國闇君故可得而冊至於忠蹇賢相及佞
諂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講諤盡規之臣無不昌
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
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
失其人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任賢
所由與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
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天平地寧四門穆穆其功
固在重華之為相夏桀放於鳴條商辛梟於牧野此
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禴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

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沉宴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於是登糟立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龍逢忠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太甲暴虐顛覆湯之典制於是伊尹放之桐宮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于亳既已放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並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蟲流出門豈非任豎貂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用豎貂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

在所任可不審哉秦本伯醫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於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殺於死市取不豹於晉鄉迎蹇叔於宗里由是四方雄俊踵而至故能世為疆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淳崩於沙丘胡亥乘虛用詐自誤不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於是趙高逆亂閻樂承指二世窮迫自殺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為三孤危無輔四向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為

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
而失之其咎在真主生
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
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
自謂霸王之業已之都
蓋世俗見女之情耳
至死尚不知覺悟也
且夫士之歸仁猶也
驅魚者獺也為數
也漢高祖起於布

其鹿蒙祭競逐項羽既得
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
鴻門都咸陽以誦令諸
生之忠諫皆范增之深
城還故鄉為書被文繡
祭之是故五載為漢所擒
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
下禽之走曠野故曰為川
鷗也為湯武驅人者桀紂
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

之資無唐虞之禪豈
力而已乎亦由項氏
逮成帝委政舅家使
三公成帝保傅也帝
人事禹當惟大臣之
災患別王氏不得專權
龍而登天衛令漢祚中
徒低仰共王侯之間苟
求尚方新馬劍欲以斬
帝尚復不審乃以為居

長平之音謀盡英雄之智
入也子孫承基二百餘年
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
其家拜禹林下深問天災
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
王莽無緣棄勢位遂託雲
也禹佞諂不忠挾懷私計
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拔劍
以戒其餘可謂忠矣而成
訕上廷辱保傅罪死無赦

詔御史將雲下獄急烹之雲焚殿折檻幸賴左將軍
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摧碎矣
後雖釋檻不脩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為後世之戒
何益於漢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為亂臣賊
子無道之甚者莫過於莽此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
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
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見
稱述然于時人士詔關上書薦莽者不可稱紀內外
羣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絕而太
后壽考為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
昔湯武之興亦以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
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僞施惠天下十
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豪
傑並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
業詎可冀哉莽即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以為功
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震
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電以驚其耳目夏
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
時之令竟連伍之刑佞媚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
天下忿憤內外俱叛四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於匹

夫之手為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恭既屠肌六合雲擾劉駘公已立而不辨盆子承之而覆敗公孫述又稱帝於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為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天子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於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牆弘化洽乎屯庶為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豎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闔而不闔待諫者而無忌恒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永終天祿恐為將來賢聖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恒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則本枝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為來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一槩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妾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

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
晉應期運之所授齊聖美於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
私附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然羅之士不二心
之臣使奮威淮浦震服蠻荆者故宜疇咨博采廣開
貢士之路薦巖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俊莫用今臺
閣選舉徒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
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篳門
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者哉其三曰昔田子方養
老馬而窮士知所歸况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
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
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
五更所以明敬孟子曰五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
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葦山之陽無放馬之群桃林
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以吳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饑
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
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勞思帷蓋之報發仁惠之詔
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
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况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
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為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已未
詔書差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

輒宣恩廣慕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即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羌簡丁彊如法調取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從每興軍渡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綏勸帥有方深加獎厲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並已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叙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況聖主乎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重臣國祚移於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計使異姓無裂土專之邑同姓並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繁弱於雲夢尚未為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土之地況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胤常不肖邪則放勛欽明而有丹朱瞽叟頑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為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

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臣以為諸侯伯子男
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祿奉禮秩並同天下
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
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况夫魏魏
大晉方將登太山禪梁父刻石書勲垂示無窮宜遠
鑒往代興廢深為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
尹耻其君不為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慨自忘輕賤
者也灼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為明威將軍魏興太守
卒于官

關續

關續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 祖圍為張魯功曹勸魯
降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 仕吳至牂牁太守續為
居河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 父結博覽墳典該通物
理父卒繼母不慈續恭事彌 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
續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 被清議十餘年續無怨
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 中正乃得復品為太傅
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 也續棄官歸要駿故主
簿潘岳擄崔基等共葬之基 岳畏罪推續為主墓成
當葬駿後弟模告武陵王濬 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
填冢而逃續獨以家財成墓 葬駿而去國子祭酒鄒

湛以續才堪佐著薦於祕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
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河間王顥引
為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廢
也續與顥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曰伏見赦文及榜
下前太子適手疏以為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
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於
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湎富貴受饒先帝
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吏至取膏梁擊鍾鼎
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子石奮竦廣洗馬
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目事父事君之道
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共囚以此明先王欲
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似太盛所以致敗
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
率非翼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且三益之節官以
文學為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酒縱酒高會嬉遊
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
息今適可以為戒恐其被斥棄遂遠郊始當悔過無
所獲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
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
之築惠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

失道猶為輕於兵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傳如司空
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為之師光祿大夫劉寔
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為之保
尚書僕射裴頌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為之友置游
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
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
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
後莫非正人師傳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
前勅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
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
庸克復為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祗竟
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為平原侯為置家臣
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
以孝父没事母以謹聞于天下子今稱之漢高皇帝
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為師子房為傅竟復
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
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
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過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
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際儲副大
事不宜空虛宜為六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

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宗吳門無方仕宦
不經東宮情不私遠念昔楚國廢女諫其王曰有龍
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
天日情同閹寺慳慳之誠嘗為國計臣老母見臣為
表乃為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
獨以為頻見拔擢嘗為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
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槨繫伏須刑誅書御不省及
張華遇害賈謚被誅朝野震悚續獨撫華尸慟哭曰
平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叱賈謚尸
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望太孫立續復上疏曰

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陳衛
太子之冤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
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
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
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誅宮向令陛下即納臣言不
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
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旌以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
其禮秩誠副眾望不意白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
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
慈悼冤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為

無狀幾傾宗廟賴相國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
贊聖意以成神武雖周誅二叔漢掃諸呂未足以喻
臣願陛下因此大更整改以為永制禮置太子居以
士禮與國人齒為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為純臣既使
上厭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昔漢
武既信奸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
中囚邴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後遂擁護皇孫督
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為孝宣皇帝苟志於忠無往不
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吉雖距
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用法太嚴
遲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彊為今世之誅
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
王而昌不遣死徵昌入乃後名王此由漢制本寬得
使為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
敢復為教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
廢趙王張敖謀弒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
道田叔孟舒十人為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
安何使晉法得容為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
子得如邴吉距死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
以安如田叔孟舒侍養不罪者則隱親侍養凶毒

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天也臣每責東宮臣等無待後
者後聞昭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符洛陽獄
奏科其罪詎臣等莫從良有以也又本宮三率盛其
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後者卒至莫有警備覆請審
者此由恐畏心族今皇孫冲幼去事多疑若有不虞
疆臣專制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重擁佑之恩
同於郡吉濤可使王體安全口門來防可著于令自
今已後諸有慶典君率群臣比日得嚴須錄詣殿前
面受口詔然後為信得同周昌不遣王節下聽臣子
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未固儲副以安後
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臣制每見危事裴
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戢數上疏啟諫而爰倩贈以九
列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宜依倩為比以寵其魂推
尋表疏知秦戢及司隸所表公諸敢拜辭於道路者
明詔稱易文然異於秦以勸五善以獎新來也續又
陳今相國雖已保傳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
輔道出入動靜為宜選寒苦之士忠言清正老而
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為師
傳其待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威威憂門子弟
若吳太延家主及置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

念將已率多輕薄三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裨益於吾
少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
義是得去歲以備群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於相切
壁為堂言統之帝之在東宮徐幹劉禎為友諸葛恪為賓
接之道無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為友諸葛恪為賓
卧床床禮符則黎黎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
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
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
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獲伯禽嘗參啓寤
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心小相維持令至闕
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
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
踈易致構問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
漢高祖身為天子父猶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
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
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
日一覲哉續又陳今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太孫幼
冲不可涉道謂可遣妃奉迎遠路令其父衍隨行衛
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祐三世假親具嘗辛
苦以家觀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那

吉故事距遠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莫足救
危主者以臣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為此
職進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為苟全儲君賈氏所
誅甘心所願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
實宜宜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書故孔子曰可以託
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河南
尹向雄音能犯難葬故將鍾會文帝嘉之始按顯用
至於先帝以為右率如間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
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為愚怯亦非與謀但可誅身自
全三族如郭倣郭斌則於刑為當又東宮亦宜妙選
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幼沖
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
廉節賈謚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後更相翁
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謚前見臣表理太子曰
閻兒作此為健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為臣
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郎賈胤與謚親理
而亦疏遠往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為小屈有識
貴之潘岳繆徽等皆謚父黨共相沉序人士羞之聞
其晏然莫不為怪今詔書暴揚其罪並皆遣出百姓
咸云清當臣獨謂非但岳徽二十四人宜皆齊黜以

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擢為漢中太守趙三倫死既葬續以車轢其冢時張華兄子景後徙漢中續又表宜還續不護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卒於官時年五十九續五子皆開朗有才力長子亨為遼西太守屬王浚自用其人亨不得之官依青州刺史苟晞刑政苛虐亨數切諫為晞所害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冤然皆懼亂政之叅夷備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聲閻續伯官既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棺以趨鼎鑊察言者行豈非忠直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茂伯篤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歆文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樂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

贊曰感義收會篤終理文道既相侔名亦俱泰續伯區區輿櫬陳墓偏茲淫嬖弗遂良圖啜其泣矣何嗟及乎

晉書四十九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
 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
 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
 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在老嗜酒能爾善彈琴當其
 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
 之以為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充
 州刺史三來請與相見籍曰不聞一言自以不能測
 太尉將濟聞其有信而醉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

第十九

言書四十九

御撰

阮籍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
 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
 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
 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在老嗜酒能爾善彈琴當其
 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
 之以為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充
 州刺史三來請與相見籍曰不聞一言自以不能測
 太尉將濟聞其有信而醉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

惟明公以令之之上合之之英豪翹首俊賢抗
足開府之日人自以為授高岸言始下而下走為
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之侯推憲鄒子處於泰
谷之陰而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君特立王
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無鄒上之道
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
輸黍稷之餘稅負新疲病足力不疆補吏之召非所
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
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
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盡
政召為參軍籍因以疾辭歸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
人服其遠識宣帝為太傅魏也以籍為從事中郎及帝崩
復為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
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
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白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
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
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
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
壞府舍屏輶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

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
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
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
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厨
管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遺落世
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
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
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
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
言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

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
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
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
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墜畢便去或問楷
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阮
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
自足時人歎為兩得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
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憚而退喜
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
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

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鄰家少婦有
 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卧其側籍既不自嫌
 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
 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
 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
 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堅子
 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
 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
 八十餘篇為世所重著述在論叙無為之貴文多不
 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道氣
 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
 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
 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
 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
 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
 蠶之處禪中逃乎深絳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兆也行
 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檔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
 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蠶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
 之處域內何異夫蠶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胃懷本
 趣也子渾字長成有六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

卷之四

四

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為太子庶子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
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為咸與籍居道南諸
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
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
荅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
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
官人之職必絕於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
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
不覺歎焉而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

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
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
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
酣宴而已與從子脩特相善每以得意為歡諸阮皆
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
酒圍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
去其上便共飲之群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為行籍弗
之許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也疾之出
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瞻等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

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言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來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常群行冒熱渴甚逆旅有止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為記室參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

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眦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永嘉中為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

於倉垣時年三十

字延壽其母即胡婢也字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
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
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參軍蓬髮
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字之
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
終日酣縱恒為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裒為
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字為長史帝謂曰卿
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字荅曰陛下不以臣
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僂佹從事不敢有言者竊

以今王在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既
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燭火不怠正應端拱嘯詠以
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
為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
校尉明帝即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
吏部尚書領東海三師孺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
令鄒鑿以為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
及帝疾大漸温嶠命過字要與同行并車乃
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上危殆實資群賢共康世務
卿時望所歸必欲屈知而字顧託字不荅固求下車

嶠不許垂三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
祖約性好財乎性好屐同是鬼而未判其得失有詣
約見正對目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簾以著背後
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
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
分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乎謂所
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
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
州刺史劉顛卒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踈放非京尹
才乃除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
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而蘇峻
作逆識者以為知幾無子從孫廣嗣

脩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
人死者有鬼脩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着生時衣
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
或止之脩曰若社為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為社伐
樹則社亡矣性簡仁不脩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
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
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
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脩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

同志常自得於然集之間王衍嘗時談宗自以論易
略盡然有所未了顧之然莫悟無云不知比沒當見
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元宣子可與言衍曰
吾亦聞之曰不知其疊疊之屢定何如耳及與脩談
言寡而言暢衍乃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
於屠釣脩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偉後為黃門郎陳
留內史果以世事受累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
敦等歛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脩所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
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
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
鸞鳩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王敦時為
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
曰亦復可爾耳遂為之轉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避
亂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為賊所害時年四十二
放字思度相略齊郡太守父顓淮南內史放少與孚
並知名中興除太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時雖戎
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
愛之轉黃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銓管之任甚有稱績
時成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乃除監交州軍

司禮監各刊
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
梁碩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
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為崇遂卒
朝廷甚悼惜之年四十四追贈廷尉放素知名而性
清約不營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饑寒王導庾亮以其
名士常供給衣食子晞之南頓太守

裕字思曠宏遠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弱冠辟太宰
掾大將軍王敦命為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
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
有虛譽而已出為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

敦難論者以此貴之咸和初除尚書郎時事故之後
公私弛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
為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
乃求為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
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為長史詔徵秘書
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
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
辱雖言之沈寘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
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
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

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
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
傍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
君試為言之萬叙說既畢裕以傳嘏為長於是構辭
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人不須廣
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綜而物自
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
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
以車為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後徵散騎常侍領國
子祭酒俄而復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經
年敦逼並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
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貫之或問裕曰子屢
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為高
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
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二卒
三子傭寧普傭早卒寧鄱陽太守普驃騎諮議參軍
傭子歆之中領軍寧子興祕書監興弟萬齡及歆之
子弥之元熙中並列顯

嵇康

嵇康字叔夜燕國魏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

避怨徒焉銓有嵇山家千尺側因而魯氏兄喜有當
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詩才遠邁不群身長七
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二不形骸不自藻飾人以
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
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讀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
婚拜中散大夫常脩養生康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
於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
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為君子
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
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
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
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
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
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
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
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
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為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
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
其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實也不察於有度而後
行也在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

於是而後為也。是故微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
心而心與喜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此。
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妙艱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
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
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
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
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
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
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
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
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
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
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
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聞足下欲以
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
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為足下陳其可不老子
至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抑下惠，以方朔達人也。安
乎卑位，吾豈敢忘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
無欲卿相，而三為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
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阿，以此觀之，故

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隱讓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
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真志者也故君子
百行殊塗同致德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
不出入山林而不羨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
慕相如之節意氣所先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
臺孝感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
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
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
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
之士所繩疾之如仇雖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
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於機
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與
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
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
此事便廢安能言其所樂一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
此貴識其天機因而適之禹不遠伯成子高全其長
也仲尼不遠五於子自謂其短一諸葛孔明不迫
元直以入蜀幸子魚不疆安一相此可謂能相
終始真相知者也言下已寒苦一塗殫則已耳足
下無事寃之令轉亦滿在也吾初失世元之歡意常

淺切女年十三男三八歲及成人况復多疾顧此
恨恨如何可言今但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
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異矣
豈可見黃鵠一而稱貴哉若趣欲共登三塗期於相致
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讎不至此也
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
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
夏月居其下以銀象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
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為兄所枉許以事繫獄
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
憤詩曰嗟余薄祐少遭不造哀榮靡識越在襁緥母
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好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
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在老賤物貴身志
在守樸養素全真曰予不敏好善聞人子王之敗屢
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人之多僻政不由己惟
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恒若創痛欲寡其過謗
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
負宿心外慙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
氣晏如嗚呼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踈理
弊患結萃致囹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實恥訟寃時

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曷云能補雍
雍鳴鴈屬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
莫能時享與願違邁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
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
親保榮世務紛紜祗攬余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
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
焉內疚庶勗將來無譽無臭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永
嘯長吟頤神養壽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
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_廷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
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白何

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
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不可
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母丘儉
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
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
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
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
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
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
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于洛西暮宿

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
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
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
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
士為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
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
別有傳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
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
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奇趣
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
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具鄙道家之言遂
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
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
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鑿秀為之佐相對欣然傍
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
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
為巢許猶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
自此役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

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踈吕心曠而放其後並以
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
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
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寒亮退想曩昔游宴
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
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
蕭條兮自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
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素秀於殷墟追昔以懷今
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
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
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
箏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行駕言其將邁兮故
授翰以寫心後為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在朝不任職迹而已卒於位二子純悌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
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
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
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
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

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
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
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
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
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
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
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
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物為須臾日月為扃牖
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幙天席地縱意所
如止則樂危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
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
袂攘襟怒曰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
捧甕承槽銜盃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
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
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
螺贏之與螟蛉

為建威參軍恭始初對策盛言無
以獨以無用罷竟壽終

為之化時輩

謝鯤

謝鯤字幼輿

續典農中郎將父衡

以儒素顯仕

脩威儀好老

中長沙王又

鞭之鯤解衣

東海王越聞

稟除名于時

便至黜辱為之

莫不服其遠暢而

嘗挑之女投梭折

幼輿折齒鯤聞之

更辟之轉參軍事

于豫章嘗行經空

黃衣人呼鯤字公

手牽之胛斷視之

怪左將軍王敦引

憂去職服闋遷大

談話無勸惟歎

慕如此鯤不徇

自處若微而動

知不可以道匡

知名通簡高識不

一行嵇紹並可之求與

者言其將出奔又欲

奪之又無甚色太傅

任達不才家僅取官

循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

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

恬於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

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

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越尋

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臧避地

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

開戶鯤憺然無懼色便於窓中度

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

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母

王澄在敦坐見鯤

都不眴其為人所

居身於可否之間雖

迹顯於朝野鯤

不屑政事從容諷議

卒歲而已每與一草三尼阮於羊曼桓彝阮孚等縱
酒敦以其名高在相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
之甚相親重問一論者以君方度亮自謂何如荅曰
端委廟堂使百一平則鯁不如亮一立一疑自謂過
之溫嶠嘗謂鯁子尚曰等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
神鑒沈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為逆
謂鯁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臣主
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
庸才豈達大一出鯁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
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

鯁曰何為其然也使自今以往日忘口去耳初敦謂

鯁曰吾當以周伯仁為尚書令戴若思為僕射及至
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鯁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
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顛戴若思南北人
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群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
周顛而鯁弗知敦怒曰君寵踈邪二子不相當吾已
收之矣鯁與顛素相親重之惻然若喪諸已參軍
王嶠以敦誅顛諫之意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
懼莫敢言者鯁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者
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善忠賢而

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勲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罷杖衆望以順群情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勲傳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朝塗被害皆為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既不能用內亦不悅軍還使之郡莅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將年三數死後追贈太常諡曰康子尚嗣別有傳

胡毋輔之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練習兵馬山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為太尉長史終河南令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主敦庾敷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未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尚書郎豫討齊王囹賜爵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為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書夜酣飲不

國子監刊
視郡事成都王穎為太弟召為中庶子遂與謝鯤王
澄阮脩王尼畢卓俱為放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
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
惟不之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
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為功
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為從事
中即復補振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其郡輔之不
能討坐免官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之職越復
以為右司馬本州大中正越薨避亂渡江元帝以為
安東將軍諮議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到

州未幾卒時年四十九子謙之

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
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為狂輔之正酣飲
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
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為如此年未三十卒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也父湛中書郎卓少希放
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
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
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

正德十年

晉書

卷三

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
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
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過江為温嶠平南長史卒官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内人本兵家子寓居
洛陽卓犖不羈初為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琅邪
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
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
所及不敢輔之等齋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
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

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厓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
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為兵
東嬴公騰辟為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侈
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高乃爾將死不久人曰
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
幾綏果為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問
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歎之言甚切
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云
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為公軍人所略尼
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疋諸

三十五
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為荊州
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
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
滄海橫流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
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羊曼

羊曼字祖延太傅祐兄孫也父暨陽平太守曼少知
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為鎮
東參軍轉丞相主簿委以機密歷黃門侍郎尚書吏
部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達顏縱好飲酒温嶠
庾亮阮放桓尋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
陳留阮放為宥伯高平鄭鑿為方伯泰山胡毋輔之
為達伯濟陰卞壺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
誕伯高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黯伯凡八人號交州
八伯蓋擬古之八雋也王敦既與朝廷乖貳羈錄朝
士曼為右長史曼知敦不臣然日酣醉諷議而已敦
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難敦敗
代阮孚為丹楊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
拜舟揚容來早者得佳設日曼則漸罄不復及精隨
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

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回之豐腆乃不如曼之
 真率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
 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勸衆不
 動為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贈太常子賁嗣少知
 名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祕書郎早卒弟聃
 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
 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
 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笨伯散騎郎高平
 張嶷以狡妄為猾伯而聃以狠戾為瑣伯蓋擬古之
 四凶聃初辟元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守剛兒鹿廳暴
 恃國威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
 等為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髮復百餘庾亮
 執之歸于京都有司奏聃罪當死以景獻皇后是其
 祖姑應八議成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八議之有
 猶未忍肆之帝朝其賜命獄所兄子賁尚公主自表
 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聃雖極法於
 賁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琅邪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
 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
 妃憂戚成疾陛下固極之恩直蒙生全之宥於是詔
 下曰太妃惟此一員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

朕陛下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
忍之痛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使原暉生命以
慰太妃瀕陽之思於是除名頃之遇疾恒見簡良等
為崇旬日而死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
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
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
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柰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
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竒而釋之後為門
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
見逸謂邃曰彼似竒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
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
後舉孝廉為州從事棄官殺輔之輔之時為太傅越
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
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
召非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為誤審知是
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
屬輔之與謝鯨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
閉室酣飲日晏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

外脫衣露頭於狗甕中窺之而大呼輔之驚曰他人
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
人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為給事
卒官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
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
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開
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
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踏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
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壞其道術則顧

夷王公詆痔兼車鳴鳶吞腐 茲自口於馬翫物殊
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
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
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詒由於埃壙之表光武合
子陵於潯溪之瀨松蘿低與平用以優賢蠟水澄華茲
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
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
流茲焉自垢臨銀甕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
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
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

終始愴神交於晚節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贊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無名相彼非禮導乎達生秋水揚波春風映旨酒厥德憑虛其性不翫斯風誰虧王政

列傳第十七

列傳第二十

曹志

晉書五十

御撰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學以才行稱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為嗣後改封濟北王武帝為撫軍將軍迎陳留王于鄴志夜謁見帝與語自暮達旦甚奇之及帝受禪降為鄆城縣公詔曰昔在前世雖歷運迭興至於先代苗裔傳祚不替或列藩九服式序王官選衆命賢惟德是與蓋至公之道也魏氏諸王公養德藏器壅滯曠久前雖有詔當須簡授而自頃衆職少缺

未得或叙前濟北王曹志履德清純才高行絜好古
博物為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志為樂平太守志在
郡上書以為宜尊儒重道請為博士置吏卒遷章武
趙郡太守雖累郡職不以政事為意書則游獵夜誦
詩書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未審其量也咸寧初詔
曰鄆城公曹志篤行履素達學通識宜在儒林以弘
胄子之教其以志為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帝嘗閱六
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
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
以臣所聞是臣族父罔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
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
曰父子證明足以為審自今以後可無復疑後遷祭
酒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秦秀
等以為齊王宜內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又常恨其父
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
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之隆其殆乎哉乃
奏議曰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
之二伯今陛下為聖君稷契為賢臣內有魯衛之親
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
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

在內五世及塋後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謫主下有請
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謫而不正驗於尾大不
掉豈與召公之歌棠棣周詩之詠鷓鴣同日論哉今
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彊枝葉
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義皇以來豈是一姓之
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夫欲享萬世之利
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之聰明秦魏
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踈
為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當深
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禮是

志寇竊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志以為當如博士等議
議成當上見其從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議甚切百年
之後必書晉史目下將見青黎帝覽議大怒曰曹志
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以議者不指荅所問橫造異
論策免太常鄭默於是有司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
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頃之志復為散騎常
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九年卒太
常奏以惡謚崔褒歎曰魏顙不從亂以病為亂故也
今謚曹志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為亂乎於是謚為定

庾峻

庾峻字山甫潁川鄆陵人也祖秉才學洽聞漢司徒
辟有道徵皆不就伯父晏中正簡素仕魏為太僕父
道憲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誤醫者恐傷人不貨
於市及諸子貴賜拜太中大夫峻少好學有才思嘗
游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
就秉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
汎愛清靜寡欲不營當世惟脩德行而已臨陵舊五
六萬戶聞今裁有數百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
尊伯為當世令器君兄弟後茂此尊祖積德之所
由也歷郡功曹舉計掾州時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大
奇之舉為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
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堯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
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答詳悉遷秘書丞
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之朝野稱允
武帝踐祚賜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秘書監御史
中丞拜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
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是時
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
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為賢衆而多官則
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

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
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為一體也
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
其次輕爵服遠耻辱以名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
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
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
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為美也先王嘉之節雖
離世而德合于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
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
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為君子此先王之弘
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
朝者商君謂之六竭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
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
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
山以張良之勲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幾而曹相
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
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
之之責結王生之機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
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
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

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美其求不已又國無
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耻位一高雖無功
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非則慶士之
落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
讓與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
群言衡石為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
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為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
定必易其教難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
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為古者大夫七十
聽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
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
於事親矣吏歷試無結謂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
矣能小而不能大可收以還蒞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
進入以禮還人以禮八臣亦豈能受爵矣其有孝如
王陽臨元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
止如王孫知足如諫諫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
言依於慈與天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
行彰於本朝去善如如沉履路人為之隕涕離寵以金
石庸夫為之與行是致先王許之而聖人責之夫人
之性陵上猶承之趨下也益而不已必決決於而不已

必因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與為之敗績固不
可不慎也下人非心進趣上宜以還讓去其甚者退
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
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
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又疾世
浮華不脩名實著論以非之文繁不載九年卒詔賜
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臨終勅子珉朝卒夕殯
幅巾布衣葬勿擇日珉奉遵遺命斂以時服二子珉敬
珉字子琚性淳和好學行已忠恕少歷散騎常侍本
國中正侍中封長岑男懷帝之沒劉元海也珉從在
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
因大號哭賊惡之會有告珉及王雋等謀應劉琨者
元海因圖弑逆珉等並遇害初洛陽之未陷也珉為
侍中直于省內謂同僚許遐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
吾當死乎此屋耳及是竟不免焉太元末追謚曰貞
敬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為陳
留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適而已處眾人中
居然獨立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太尉王衍雅
重之豈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衍
賈誼之服鳥也其詞曰三理歸於渾一兮榮辱固亦

同貫存亡既已均齊兮三盡死復何歎物咸定於無
初兮俟時至而後驗若四節之素代兮豈當今之得
遠且安有壽之與夭兮或者情橫多戀宗統竟初不
別兮大德亡其情願蠢動皆神之為兮癡聖惟質所
建真人都遺穢累兮性茫蕩而無岸縱驅於遼廓之
庭兮委體乎寂寥之館天地短於朝生兮億代促於
始旦顧瞻宇宙微細兮眇若豪鋒之半飄飄玄曠之
域兮深莫暢而靡玩兀與自然并體兮融液忽而四
散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
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遷吏部郎是時天下
多故機變屢起豈常靜默無為參東海王越太傅軍
事轉軍諮祭酒時越府多雋異豈在其中常自袖手
豫州牧長史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為王弼之亞
豈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為太傅
主簿任事專執豈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
之意都已盡矣豈有重名為搢紳所推而聚斂積實
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奏之豈更器嶠目嶠森森
如千丈松雖礪砢多節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時劉
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構惟豈縱心事外無迹可
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

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間於鼓而鼓乃頽然已醉情
墮杙上以頭就穿取徐荅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
所取矣與於是乃熙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
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鼓交鼓卿之不置衍曰君不
得為耳豈曰卿自君我我自卿知我自卿知我自卿
自用卿家法衍甚竒之石勒之亂與衍俱被害時年
五十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
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

閑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
王越引為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
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先是
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註外而
為解義妙演竒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
而秀卒秀子勿其義喪之浴然頗有別本遷阮象為人
行薄以秀義不傳于世其遺稿以為已注乃自註秋水
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皆備其餘以衆篇或默定文句而
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章其義一也

度純

庾純字謀育博學有才義為世儒宗郡論主簿仍參
征南府累遷黃門侍郎出關內侯歷中書令河南尹
初純以量充其任任出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
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也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
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中市共事不子是以來後世
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老六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
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
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所以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
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重見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
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天下焉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

純曰高貴鄉公何在也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
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
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紙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賈充
請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醉亂行酒重
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
養卿為無天地臣不服罪不自引而更忿怒厲聲名公
臨時譴詆遂至荒越禮八月十月制誠以衰老之年變
難無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
烏鳥之不若充為三公於道輿化以教義責臣是也
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所酒迷荒昏亂儀度臣得以

凡才拙者願任易或濡首論誼酒困而臣聞義不服
過言盈庭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請臺免臣
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士勅身不謹伏瀆罪誅御
史中丞花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之禮明
貴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沈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
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陽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
醉肆忿致誅斃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
之節不忘覆車之戒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
以肅朝倫遂免純官又以純心老不求供養使據禮
典正其威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

議曰凡斷正威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
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
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
於禮律未有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卿尹望其有加
於人而純荒酒肆其忿怒臣以純純不遠布孝至之
行而近惜常人之失應在譏貶司徒石苞議純祭官
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士司徒西曹
掾劉放議以為數叔風俗以人倫為先人倫之教以
忠孝為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親若孝必專
心於色養則明君不怒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

不得而子也。是以為臣者必以義督其親為子也。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令。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理。純雖自聞。向不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冀太守鄧良。皆有老母。良無兄弟。援之遠郡。辛若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為京尹。父在界內。時得自啓。定省獨於禮法外。處其與黜。愚以為非理也。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一弟在家。不為違禮。又令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為犯令。罵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國

典聖恩。愷涕示加。貶退。臣愚無所清議。河南功曹史龐禮等表曰。臣郡前尹關內侯純。醉酒失常。戊申詔書。既免尹官。以父篤老。不求供養。下五府依禮典正。其感否。臣謹按三王養老之制。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一其家不從政。斯誠使人無所去養之道。為臣不違在公之節也。先王制禮垂訓。莫尚於周。當其時也。姬公留周。伯禽之魯。孝子不墮。典禮無忘。今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以駁奪從政之限。前除。豈是為公。且立法還自恣之。管侯為子。即為罰首也。石奮期頤。四子列郡。近六字。獻王諸子亦在藩外。古今同

符忠孝並濟臣聞孝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飲多
遂至沈醉尹醒聞之悼恨前大義謙引罪深自奏劾
求入重法今公府不原所由而謂傲狠是為重罪過
醉之言而沒迷復之義也臣聞父子天性愛由自然
君臣之交出自義合而求忠臣必於孝子是以先王
立禮敬同於父原始要終齊於所生如此猶患人臣
罕能致身今公府議云禮律雖有常限至於疾病婦
養不奪其志如此則為禮禁正直而陷入以詐違越
王制開其殆原尹少履清苦事親色養歷職内外公
廉無私此陛下之所以屢發明詔而尹之所以仍見

擢授也尹行已也恭率下也敬先衆後已實是宿心
一旦由醉責以暴慢按奏狀不忠不孝群公建議削
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拊心泣血也按今父
母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限外職誠以得有歸來
之緣今尹居在郡內前每表屢蒙定省尹昆弟六人
三人在家孝養不廢兄侍中峻家之嫡長在此自表
求歸供養詔許不聽國體法同兄弟無異而虛責尹
不求供養如斯巨懼長假師之名而損忠誠之實也
夫禮者所以紀國家之社稷也故陶唐之盛順考古
典周成之美率由舊章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敦禮崇

教曉諸四學以詳典制升以犯違受黜而所由者醉
公以教義之責而所因者忿怒忿以立義由醉以得
罪禮律不獲為斷文致款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
亡之誅而罪不伸於盛明之世也家京察帝復下詔
曰自中世以來多為貴言順意者生情故令釋之
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度純不惟溫克醉酒沈
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西公亦辭若其不醉終不於
百客之中責以不去官以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
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
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蒙教明不負醉恐失度也所以

免純者當為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矣復以
純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勗於朝會中
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進曰孝
以顯親為大祿養為榮詔赦純前愆擢為近侍兼掌
教官此純召不俟駕之口而後將軍敢以私議貶
奪公論抗言矯情誣罔朝廷宜加貶黜取坐免官初
取與純俱為大將軍所辟取整屨直服純率素而已
取以為悅恨至是毀純取既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
拜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遷侍中以父憂去官起為
御史中丞轉尚書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年六

十四卒二勇

專字允熈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
禮官識崇錫之物專與博士太叔廣劉暉繆蔚郭頤
秦秀傅珍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克克明俊德以親九
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
十人元勳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啓土宇並
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疎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
之遠跡王室親屬佐命功臣感受爵土而四海乂安
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
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

室也則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及召
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
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
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
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為隆寵也
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為貴寵公子公孫
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為賤妨貴少
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為
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
內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

族公室之本而六之諺所謂比焉而縱尋斧柯者也
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
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見東海也古禮三公無
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
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
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
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
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專草議先以呈父純
純不禁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並過其事武帝以
博士不答所問答所不問大心事下有司尚書朱整
褚磐等奏專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
無諱請收專等八人付廷尉科罪專父純詣廷尉自
首專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又
奏專等大不敬棄市論求平議尚書又奏請報聽廷
尉行刑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官
立八座正為此卿可共駁正之整不從駿怒起曰非
所望也乃獨為駁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
等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專等備為儒官不念
奉憲制不拒答所問敢肆其誣罔之言以平亂視聽
而專是議主應為戮首但專及家人並自首大信不

可奪秦秀傳珍前者靈安幸而得免復不以為懼當
加罪戮以彰凶慝猶復不忍皆巧其死命秀珍重等
並除名後數歲復起為散騎侍郎終於國子祭酒

秦秀

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
敦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為博士何曾卒下禮官
議謚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
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
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
壽云節彼南山惟石嶷嶷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
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
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
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
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
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
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
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
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儆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
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
而家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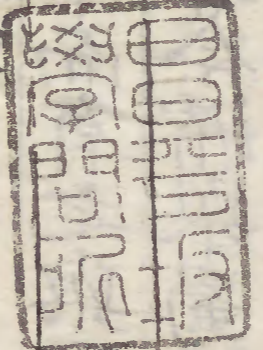
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箚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曾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若賊累死不懲况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強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俱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曰醜公時雖不同秀議而聞者懼焉秀性忌讒佞疾之如讎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為大都督謂所親者曰充文核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襄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群率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為不智乃不赦之罪於是乃止及孫皓降于王濬充未知之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僉以秀為知言及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後恃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鄭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言人滅鄭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莒堆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如太宰

不得以為比然則以外孫為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不從王濬有平吳之勲而為三渾所譖毀帝雖不從無明賞罰以濬為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為之怨秀乃上言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為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焉而據與計校乎後與劉暉等同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為博士秀性倖直與物多忤為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叙彝倫武帝納姦諂之邪謀懷終始之遠慮遂乃君茲青土作牧東藩遠邇驚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

教義方執儒門蹇蹇匪躬悽悽體國故能抗言鳳闕
忤犯龍鱗身雖整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
於世汝頴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甫素疾佞邪而發
因醉飽投鼠忌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
玄假譽攘善將非盜乎

贊曰魏氏維城濟北知名頴川多士峻亦飛英長岑
徇義祭酒遺榮謀甫三爵凶營斯作象既攘善秀惟
癯惡勇獻嘉謀幾趨鼎鑊



列傳第二十

晉書五十一

天監壬辰

